



周总理改稿,在于新闻史,一向是被传为佳话的。比如说,周总理做形势报告,记者的稿子上,便说“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拿起笔来,圈掉了“重要”二字。这对于“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今人,当然要引起喟叹。又比如说,座谈会毕,新闻稿上赫然“周总理与会做了指示,”周总理郑重指出,“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这对于当下惯于“一言九鼎”的某些“领导”们,也不妨听一听。再比如说,周总理见外宾,新闻稿照例是“周总理接见”,周总理不高兴了,专门把记者找去,说中国封建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他是老子天下第一,高高在上。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见什么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这对于今天的国人,尤其是我们的“上者”,更有一点振聋发聩的意思。

然而“周总理改稿”之中,真正

令我“振聋发聩”的,还是关于“神采奕奕”的那次“改稿”——那是1961年,出访回来的周总理,看到了报纸的新闻,说是“周总理神采奕奕走下飞机”。周总理急招记者,指着这四个字对他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

不要忘记“周总理改稿”

司马心

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现在当然不再是1961年,不再是中国人连温饱都谈不上的“困难时期”,然而例如周总理指出的“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之事,并不是没有——我们的不少官员,面对复杂的“国情”和深层的“民心”,是否还在那里“神采奕奕”,甚至眉飞色舞呢?所以依我所见,这个“周总理改稿”的故事,其实并非“故事”,与其说它是对50年前新闻工作者的批评,不如说它更是对今天一些为政者的针

砭——我们的市长们,面对“七成民众不接受物价高涨”的央行调查,是否还是“神采奕奕”呢?我们的“当家人”,面对大二的学子,就要为日后的艰难就业而开始奔走的现状,是否还是“神采奕奕”呢?总之,面对转型期的积重,面对众多黎民的生存现状和实际感受,我们的同志,又有多少人不再“神采奕奕”而是充满着沉重的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呢?

说“神采奕奕”者不少,并不是说他们有意与“国情”、“民心”对着干,只是不少“同志”感受不到罢了。说来也是,如果你天天坐在高墙深院里听“捷报”批文件颁嘉奖令,当然闻不到真正的“民心”;如果你偶一“下去”,也是预先安排好“路线”,事前有人“踩点”,现场还拉起道道“警戒线”,当然也听不到民间的疾呼;如果你只与“高端”打交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甚至天天与“成功人士”杯觥相交,那你怎么能“体恤民心”,又怎么能“了解国情”呢?怪不得天天“红光满面”,无怪乎天天“神采奕奕”……

周总理改稿,已过半世纪矣,但其中的“现实针对性”,日久弥深,于今愈烈,我们可不要忘记它。

第一次走近她,是2006年的深秋。我到枣庄工作不到2个月,带领有关人员全程考察百里枣庄段运河,试图从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中找寻一些历史的记忆,希望得到对这座古老煤城转型发展的启发。踏着一块块古老的青石,面对一栋栋弹孔斑斑的民居,细细品读她的前世和今生。

此后的一年多,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到台儿庄去实地考察,走过了古城的每一条街巷,察看了古城的每一栋古旧建筑,踏遍了古城的每一块青石板,采访了古城每一位80岁

唤醒沉睡的古城

陈伟

以上的老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古城的整体轮廓、街道水系、建筑风貌、文脉传承等历史基因,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历史上的台儿庄,是“水旱码头、商贸重镇”,繁盛一时,被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庄”。这里拥有千年运河上最完整的遗产体系,有唯一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驳岸、古码头、古村庄,被誉为“活着的运河”;这里汇集了八大建筑风格、世界五大宗教和七十二座庙宇,形成了千里运河沿线独有的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鲜明文化特征;这里发生过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古城“无土不沃血,无墙不饮弹”,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留存有众多的二战遗址。

古城台儿庄90%的建筑因大战毁灭殆尽,但我们却通过10%的历史遗存,挖掘出了那些最富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基因,复原了她的本来面目。同时,又适应社会的发展,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元素,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让古城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我们重建的台儿庄古城,既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既忠于原貌,又大胆创新。许多国内一流的

闲吟集

赵首先

得友人赠雕刻葫芦

独约枯藤恨未黄,
犹喜秋来子夜霜。
醉里挑灯夸刀刃,
福祿寿桃兰正香。

朝天门码头

朝天门开两江来,
一水东逝云山外。
往过多少千帆客,
追撵潮头问向海。

朝天门码头又作

水惜峰峦百回弯,
朝天门外栅高栏。
雾都云中挂苏绣,
一缕清风画千帆。

话剧《王昭君》新读

水出芙蓉香溪女,
一如孤雁落胡家。
问指苍穹淡星月,
无梦更辰恨天涯。

宫粉梅花

腊月清明无风日,
依旧寒气逼仙枝。
玉骨不畏冰雪冷,
悄然微上酒晕时。



午后

(水墨画)

张理中

上海轨道交通今日已成网络,在市民出行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位地铁媒体人,建设者的一个个故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上了点年岁的人可能还记得人民公园里原来有一条小河,“文革”中被填时没有清理干净,上面有一层淤泥。位于这里的地铁二号线人民广场车站施工时出现了塌方,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冲击力,钢支撑发出“嘭、嘭、嘭”令人震惊的爆裂声,当时坑下面还有两个工人,一个躲在机器里,一个半身掩埋在淤泥里,情况非常紧急!

险情就在旁边,时间就是生命。怎么办?地铁公司当即组织了一支救援“敢死队”。“敢死队”五人,四位是共产党员。他们挺身而下,把被困的两人绑在绳子上,用吊机吊了上来。仅仅过了十分钟,整个地下连续墙就不断

地倒塌了,那场景,当时在场的人今天说起都后怕。

人民广场车站坑旁就是繁华的南京路,路下有很多煤气管道、地下水道、下水道、自来水管道……险情如继续扩大,势必威胁南京路,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支持下,地铁公司迅速调来七千多吨黄沙,填满了这个坑,险情控制了,南京路保住了!

其实,上海地铁从当初的“纸上谈兵”到40米的隧道试验,到今天的11条线路,不管是“南京路保卫战”、还是“淮海路战役”……它挺进的每一步,都是建设者舍身奉献、挑战风险的恢宏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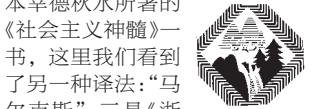
地铁一号线宁海路旁通道施工时,发生涌沙,上面居民家的门窗已经不能开启,非常危

一个喜欢电影,尤其喜欢好莱坞电影的影迷,一定会对《大亨与明星:好莱坞电影史》感兴趣。这部2010年播出的纪录片共7集,每集1小时,收在3张影碟中。分为:1. 西洋镜与先驱者(1889-1907);2. 好莱坞诞生(1907-1920);3. 梦想商人(1920-1928);4.兄弟,能勾出一个梦吗(1929-1941);5.战士与调解人(1941-1950);6.小屏幕的袭击(1950-1960);7.淡出淡入(1960-1969)。这是讲述美国百年电影史前60年的故事,而这个阶段,正是美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充满创造和冲突。本片角度独特,正如片名,以电影大亨和明星为基点,展现一代奋发图强的企业家建立影像帝国的辉煌过程,凸显大银幕明星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缅怀他们共同创造的经典电影。而这所有的一切,又放置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经济中考量,使得好莱坞的历史,成为一部美国影像史。

这部纪录片从筹划到完成,历时三年。片中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尤其是早期爱迪生亲自保存的画面,让我们打破时空阻隔,回到了过去;片中众多的大亨后人、亲属,还有导演、制片、演员、影评人、电影史学家的讲述,使许多隐藏在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变得清晰鲜活。这是这部纪录片的特点,也是这部纪录片的特色。

对于好莱坞的影迷来说,一定熟悉这样的标志:群星环绕雪山,这是派拉蒙公司;弯腰大吼的雄狮,米高梅;硕大的地球、环球;举着火炬的女人,哥伦比亚……一个个多么响当当的名字!“米高梅”的狮子原型,是矗立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的一座雕塑;“环球”的称谓,只不过来自创始人偶尔瞥见一辆路过卡车上的广告:环球水管装修。这

1903年,仅我们看到的就有3种译法。一是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我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这本书的第二编在介绍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时,提到了“加陆·马陆科斯”;二是由中国达识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日本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译法:“马尔克斯”;三是《浙江潮》第8期刊载的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第三篇“新社会主义”中,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被译作“埋蛤司”。过了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政论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3号上连载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最早介绍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



但他用的译名是“卡尔·马尔克”。在同年同刊上发表的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中,又称马克思谓“玛鲁珂士”。上述不同译名的出现,估计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对外语语音掌握程度的差异,及在Karl Marx的发音上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所致。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译名被许多进步报纸和书刊广泛采用,触怒了反动当局。一次,北洋军阀的头目在一份刊物上看见介绍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时文,其中有“马尔格时”的译名,于是就发了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凡是遇见有“马尔格时”字样的书籍就没收。当时,一个警官问:“‘马尔格时’和‘马克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厅长回答:“一个名字是4个字,一个名是3个

战士不老

张君龙

论哪里有难题,哪里有险情,他总是像一面挺拔的战旗,插在最前面?战士不老,秘密何在?因为这次难得的访谈,我终于是有机会走进他的历史,倾听他的心声。

1947年的冬天,上海严寒逼人,肇嘉浜棚户区里贫民衣不蔽体、挨饿受冻的景象,让正在上海交大求学的刘建航坐不住了。

些图案,这些名字,叠印着这些影业大亨先驱一段段不凡传奇。他们大部分是移民、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对在美国的前途茫然不知,他们大部分通往好莱坞成功的顶峰,都始于生活的最底层。

派拉蒙的创始人阿道夫·朱克,匈牙利贫穷的孤儿,怀揣40美元、一张船票,来到美国。从皮货商,到游乐场,再到电影,开始了他的征程;华纳四兄弟,从波兰移民,从事自行车修理、开冰激凌店、参股保龄球馆,他们把父亲给肉铺送货拉车的马,典当了150元,

买了电影放映机,走上这条路;环球的卡尔·莱姆勒,德国人,原本做制衣业和干货生意;威廉·福克斯,纽约贫民窟的匈牙利人,做童工时还摔断了胳膊,留下后遗症;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的路易·梅耶,是捡破烂的俄罗斯移民;哥伦比亚公司的哈利·科恩,是裁缝的儿子……这些有远见、有魄力、有胆识的好莱坞先驱,从“5分钱剧场”到宏伟的电影城,从小小的放映室到垂直一体化、拥有连锁剧院、国际发行网络的大型公司,在经过默片、有声电影、经济大萧条、二战、电视冲击等电影内外的各种考验,在导演、演员、编剧等无数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让电影成为世界上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

在纪录片最后一集,我被这样一幅画面感动:在庆祝派拉蒙创始人阿道夫·朱克百岁大寿时,老人这样说:“我希望电影,每年都会越来越好,这样我们都会骄傲是其中一分子。”我们感谢电影的奠基人、开拓者,他们留下经典、创造不朽、温暖人心,从此,有一种叫“电影”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重温、去回忆,去痛苦、去欢笑;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世界、去创造生活、去追求永恒……

样一幅画面感动:在庆祝派拉蒙创始人阿道夫·朱克百岁大寿

时,老人这样说:“我希望电影,每年都会越来越好,这样我们都会骄傲是其中一分子。”我们感谢电影的奠基人、开拓者,他们留下经典、创造不朽、温暖人心,从此,有一种叫“电影”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重温、去回忆,去痛苦、去欢笑;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世界、去创造生活、去追求永恒……

字,你难道不明白吗?”从此,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上有关“马尔格时”的文字虽然不露面了,但“马克思”的学说继续盛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反动政府的愚蠢查禁,却为统一马克思的中译名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19年起,具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开始用“马克思”这个译名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再用过其他译名。例如,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用的都是“马格斯”。



他跟着同学,走上街头,为穷人募集寒衣。当他们走进一家灯红酒绿的舞厅募捐时,竟遭到寻欢作乐的人们斥骂和驱赶。受此刺激,在进步同学的启发下,刘建航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解放后,他到支前公路建设工程实习,并参加治淮工作。在那里,他刻骨铭心地体验到灾区人民的苦难和祖国建设事业的艰辛,立志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奉献一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八十高龄的刘建航院士谈到这里,心情依旧激动:“这是我一生热情工作的源泉!”

我想,战士不老,答案在此。正因为有这样的领路人,上海地铁人才坚强如斯,辉煌如斯。

十日谈

《巨变》采访手记

明刊登

一篇《用人心砌成“水下长城”》。